

## 卷第二百四十一 詔佞三

王承休

王承休 蜀後主王衍宦官王承休，後主以優笑狎暱見寵。有美色，恒侍少王寢息，久而專房。承休多以邪僻奸穢之事媚其主，主愈寵之。與韓昭為刎頸之交，所謀皆互相表裡。承休一日請從諸軍揀選官健，得驍勇數千，號龍武軍。承休自為統帥，並特加衣糧，日有優給。因乞秦州節度使，且云：「原與陛下於秦州彩掇美麗。且說秦州之風土，多出國色。仍請幸天水。」少主甚悅，即遣仗節赴鎮。應所選龍武精銳，並充衙隊從行。到方鎮下車，當日毀拆衙庭，發丁夫採取材石，創立公署使宅，一如宮殿之制。兼以嚴刑峻法，婦女不免土木之役。又密令強取民間子弟，（明抄本「弟」作「女」。）使教歌舞伎樂。被獲者，令畫工圖真及錄名氏，急遞中送韓昭。昭又密呈少主。少主睹之，不覺心狂。遂決幸秦之計，因下制曰：「朕聞前王巡狩，觀土地之慘舒，歷代省方，慰黎元之僊望。西秦封域，遠在邊隅。先皇帝畫此山河，歷年徵討，雖歸王化，未泯惠風。今耕稼既屬有年。軍民頗聞望幸，用安疆場。聊議省巡，朕選取今年十月三日幸秦州。佈告中外，咸使聞之。」由是中外切諫不從。母后泣而止之，以至絕食。前秦州節度使判官蒲禹卿叩馬泣血，上表諫曰：「臣聞堯有敢諫之鼓，舜有誹謗之木，湯有司過之士，周有誠慎之鞞。蓋古者明君，克全帝道，欲知己過，要納讜言。將引咎而責躬，庶理人而修德。陛下自承挑秉錄，正位當天，愛聞逆耳之忠言，每犯顏而直諫。且先皇帝許昌發跡，闡苑起身，歷艱辛於草昧之中，受危險於虎爭之際。胼胝戈甲，寢瘁風霜，申武力而拘諸原，立戰功而平多壘。亡軀致命，事主勤王，方得成家，至於開國。今日鴻基霸盛，大業雄崇。地及雍涼，界連南北。德通吳越，威定蠻陬。郡府頗多，關河漸廣。人物秀麗，土地繁華。當四海輻裂之秋，成萬代龍興之業。陛下生居富貴，坐得乾坤。但好歡娛，不思機變。臣慾望陛下，以名教而自節，以禮樂而自防。循道德之規，受師傅之訓。知社稷之不易，想稼穡之最難。惜高祖之基局，似太宗之臨御。賢賢易色，孜孜為心。無稽之言勿聽，弗詢之謀勿用。聽五音而受諫，以三鏡而照懷。少止息於諸處林亭，多觀覽於前王經史。別修上德，用卜遠圖。莫遣色荒，毋令酒惑。常親政事，勿恣閒遊。臣竊聞陛下欲出成都，往巡邊壘。且天水地遠，峻惡難行。險棧欹雲，危峰插漢。微雨則吹摧閣道，稍泥則沮滑山程。豈可鳴鑾，那堪叱馭。又復敵京咫尺，塞邑荒涼。民雜蕃戎，地多嵐瘴。別無華風異景，不可選勝尋幽。隴水聲悲，胡笳韻咽。營中止帶甲之士，城上宿枕戈之人。看探虜於孤峰，朝朝疑慮。睹望旗於峻嶺，日日堤防。是多山足水之鄉，即易動難安之地。麥積崖無可瞻戀，米穀峽何亞連知。（明抄本「知」作「如」）路遇嗟山，程通怨水。秦穆圍馬之地，隗囂僭位之邦。是以一人出行，百司參從，千群霧擁，萬眾星馳。當路州縣摧殘，所在館驛隘少，止宿尚猶不易。供須固是為難。縱若就中指揮，自破屬省錢物，未免因依擾踐，觸處凌遲。以此商論，不合輕動。其類蒼龍出海，雲行雨施。豈教浪靜風恬，必見傷苗損稼。所以鑾輿須止，天步難移。況頃年大駕，只到山南，猶不關進發兵士。此時直至天水，未審如何制止。自當初打破梁原城池，擄掠義寧戶口。截腕者非一，斬首者甚多。匪惟生彼人心，抑亦損茲聖德。今去洛京不遠，復聞大駕重來。若彼預有計謀，此則便須徵討。況鳳翔久為進敵，必貯奸謀。切慮妄構妖詞，致生罅隙。又陛下與唐主始申歡好，信幣交馳。但慮聞道聖駕親行，別懷疑忌，其必特差使命，請陛下境上會盟。未審聖躬去與不去？若去則相似秦趙爭強，彼此難屈；若不去，即便同魯衛不睦。戰伐尋興，酌彼未萌，料其先見。願陛下思付。臣伏聞自古帝王，省方巡狩，弔民伐罪，展義觀風，然後便歸九重，別安萬姓。今陛下累曾遊歷，未聞一件教條。止於跋涉山川，驅馳（「馳」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。）人馬。秦苑則舟船幾溺，青城則嬪彩將沈。自取驚憂，為何切事？卻還京輦，不悅軍民，但鬱眾情，莫彰帝德。憶昔先皇在日，未嘗無故巡遊。陛下纂承已來，率意頻離宮闕，勞心費力，有何所為？此際依前整蹕，又擬遠別宸居。昔秦皇之鸞駕不回，煬帝之龍舟不返。陛下聖逾秦帝，明甚隋皇。且無北築之虞，焉有南遊之弊？寬仁大度，篤孝深慈。知稼穡之艱難，識古今之成敗。自防得失，不縱襟懷。忍教致卻宗言將（明抄本「致卻宗言將」作「政衰可言」。）道斷，使烝民以何托，令慈母以何辜。若何（明抄本「何」作「不」。）慮以危亡，但恐乖於仁孝。況玉京金闕，寶殿珠樓，內苑上林，瓊池環圃，香風滿檻，瑞露盈盤。鈞天之樂奏九韶，回雪之舞呈八佾。簇神仙於清虛之境，列歌舞於閭苑之中。人間勝致，天下所無，時或賞游，足觀奇趣。何必須於遠塞，看彼荒山。不惜聖軀，有何裨益。方今岐陽不順，梁園已亡。中原有人，大事未了。且當國生靈受弊，盜賊橫行。縱邊延無烽火之危，而內地有腹心之患。陛下千年膺運，一國稱尊。文德武功，經天緯地。考逾於舜，仁甚於湯。百行皆全，萬機不擾。聰明博達，識量變通。深負智謀，獨懷英傑。方居大寶，正是少年。既成社稷之基，復把山河之險。但不遠聽深察，居安慮危。辟四門以求賢，總萬邦而行事。咸有一德，端坐九重。使恩威並行，賞罰必當。平分雨露，遍及瘡痍。令表裡以寬舒，使子孫以昌盛。布臨人之惠化，立濟眾之玄功。選揀雄師，思量大計。振彼鷓張之勢，壯茲虎視之威。秣馬訓兵，豐糧利器。彼若稍有微釁，此即直下平吞。正取時機，大行王道。自然百靈垂佑，四海歸仁。眾心成城，天下治理。即目蜀都強盛，諸國不如。賢士滿朝，聖人當極。臣願百姓樂於貞觀，萬乘明於太宗。採藥石之言，聽芻蕘之說。愛惜社稷，醫療軍民。似周武諤諤而昌，知辛紂唯唯而滅。無飾非拒諫之事，有面折廷爭之人。因我睿朝，益我皇化。陛下莫見居人稠壘，謂言京輦繁華。蓋是外處凌殘，住止不得。所以競來臻湊，貴且偷安。今諸州虐理處多，百姓失業欲盡。荒田不少，盜賊成群。乞陛下廣布腹心，特令聞見。且蜀國從來創業，多乏永謀。或德不及於兩朝，或祚不延於七代。劉禪俄降於鄧艾，李勢遽歸於桓溫。皆為不取直言，不恤政事。不行王道，不念生靈。以至國人之心，無一可保。山河之險，不足可憑。陛下至聖至明，如堯如舜。豈後主之相匹，豈子仁之比倫。有寬慈至孝之名，有遠見長謀之策。不信諂媚，不恣耽荒。出入而有所可徵，動靜而無非經久。必致萬年之業，終為四海之君。臣願陛下且住鑾輿，莫離京國。候中原無事，八表來王。天下人心，咸歸我主。若群流赴海，眾蟻慕羶。有道自彰，無思不服。匪惟要看天水，直可便坐長安。是微臣之至懇，舉國之深願。臣聞天子有諍臣七人，雖無道，不失其天下。是以輒傾丹懇，仰諫聖明。不藉官榮，不沽多譽。情非訕上，理直憂君。雖無折檻之能，但有觸鱗之罪。不避誅殛，輒扣天庭。臣死如萬類之中，去一螻蟻。陛下或全無忖度，須向邊陲。遺聖母以憂心，令庶寮以懷慮。全迷得失，自取疲勞。事有不虞，悔將何在。臣願陛下，稍開諫路，微納臣言。勿違聖後之情，且允國人之望。俯存大計，勿出遠邊。」後主竟不從之。韓昭謂禹卿曰：「我取汝表彰，候秦州回日，下獄逐節勸之。勿悔！」至十月三日，發離成都，四日到漢州。鳳州王承捷飛驛騎到秦云：「東朝差興聖令公，統軍十餘萬，取十月到鳳州。」少主獨謂臣下設計，要沮其東行。曰：「朕恰要觀看相殺，又何患乎？」不顧而進。上梓潼山，少主在壽州，韓昭亦在壽州。

寒天。下瞰峨嵋嶺，上窺華嶽巔。驅馳非取樂，按幸為憂邊。此去將登陟，歌樓路幾千。」宣令從官繼和。中書舍人王仁裕和曰：「彩杖拂寒煙，鳴騶在半天。黃雲生馬足，白日下鬆巔。盛得安疲俗，仁風扇極邊。前程問成紀，此去尚三千。」成都尹韓昭、翰林學士李浩弼、徐光浦並繼和，亡其本。至劍州西二十里已來，夜過一礮山。忽聞前後數十里，軍人行旅，振革鳴金，連山叫噪，聲動溪谷。問人云：「將過稅（「稅」原作「視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人場，（「場」原作「傷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懼有驚獸搏人，是以噪之。」其乘馬亦（「亦」原作「不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咆哮恐懼，垂之不肯前進。眾中有人言曰：「適有大駕前，驚獸自路左叢林間躍出，於萬人中攫將一夫而去。其人銜到溪洞間，尚聞唱救命之聲。況天色未曉，無人敢捕逐者。」路人無不流汗。遲明，有軍人尋之。草上委其餘骸矣。少主至行宮，顧問臣僚，皆陳恐懼之事。尋命從臣令各賦詩。王仁裕詩曰：「劍牙釘舌血毛腥，窺算勞心豈暫停。不與天朝除患難，惟於當路食生靈。從將（「將」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。）戶口資饑口，未委三丁稅幾丁。今日帝王親出狩，白雲岩下好藏形。」翰林學士李浩弼進詩曰：「岩下年年自寢訛，生靈餐盡意如何。爪牙眾後民隨滅，谿壑深來骨已多。天子紀綱猶被弄，客人窮獨困難過。長途莫怪無人跡，盡被山王稅殺他。」少王覽此二篇，大笑曰：「此二臣之詩，各有旨也。朕亦於馬上構思，三十餘里，終不就。」於是命各官從臣。翰林學士徐光浦、水部員外王巽亦進詩。至劍門，少主乃題曰：「緩轡逾雙劍，行行躡石陵。作千尋壁壘，為萬祀依憑。道德雖無取，江山粗可矜。回看成闕路，雲壘樹層層。」後侍臣繼，成都尹韓昭和曰：「閉關防外寇，孰敢振威陵。險固疑天設，山河自古憑。三川奚所賴，雙劍最堪矜。鳥道微通處，煙霞巢百層。」王仁裕和曰：「孟陽曾有語，刊在白雲陵。李杜常挨托，孫劉亦恃憑。庸才安可守，上德始堪矜。暗指長天路，濃巒蔽幾層。」又命制《秦中父老望幸賦》一首進之，今亡其本。過白衛嶺，大尹韓昭進詩曰：「吾王巡狩為安邊，此去秦享尚數千。夜照路岐山店火，曉通消息戍瓶煙。為雲巫峽雖神女，跨鳳秦樓是謫仙。八駿似龍人似虎，何愁飛過大漫天。」少主和曰：「先朝神武力開邊，畫斷封疆四五千。前望隴山屯劍戟，後憑巫峽巢烽煙。軒皇尚自親平寇，嬴政徒勞愛學仙。想到隗宮尋勝處，正應鶯語暮春天。」王仁裕和曰：「龍旆飄搖指極邊，到時猶更二三千。登高曉躡巉岩石，冒冷朝充斷續煙。自學漢皇開土宇，不同周穆好神仙。秦民莫遣無恩及，大散關東別有天。」泊至利州，（「州」原作「周」，據許本改。）已聞東師下固鎮矣。旬日內，又聞金牛敗卒，塞峽而至。其時蜀師十餘萬，自綿漢至於深渡千餘里，首尾相繼，皆無心鬥敵。遣使臣逼促，則回槍刺之曰：「請喚取龍武軍相戰。不惟勇敢，況且偏請衣糧。我等揀退不堪，何能相殺。」實無餘何，十月二十九日狼狽而歸。於棧閣懸險溪巖壑之中，連夜繼晷，卻入成都。康延孝與魏王繼踵而入，少主於是樹降。東軍未入前，王宗弼殺韓昭、樞密使宋光嗣、景（「景嗣」二字原缺，據黃本補。）潤澄、宣徽州（明抄本無州字。）使李周輅、歐陽晁（明抄本「晁」作「晃」）等。王承休握銳兵於天水，兵刃不舉。既知東軍入蜀，遂擁麾下之師及婦女孩幼萬餘口，金銀繒帛，於西蕃買路歸蜀。沿路為左衽擄奪，並經溪山，凍餓相踐而死。迨至蜀，存者百餘人，唯與田宗汭等脫身而至。魏王使人詰之曰：「親握銳兵，何得不戰？」曰：「憚大王神武，不敢當其鋒。」曰：「何不早降？」曰：「蓋緣王師不入封部，無門輸款。」曰：「其初入蕃部，幾許人同行？」曰：「萬餘口。」「今存者幾何？」曰：「才及百數。」魏王曰：「汝可賞此萬人之命。」遂盡斬之。蜀師不戰，坐取亡滅者，蓋承休、韓昭之所致也。人多不知之。（出《王氏聞見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